

Kinghua

Rumeng

Zuo

Meihua

杏花
如梦
作梅花

杏之卷

王世颖◎著



杏花梦梅花
如作

王世颖◎著

杏·卷

王世颖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杏花如梦作梅花: 全 2 册 / 王世颖著. —北京:

新世界出版社, 2015.1

ISBN 978-7-5104-5288-8

I. ①杏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12224 号

杏花如梦作梅花

作 者: 王世颖

责任编辑: 张 奇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: 480 千字

印 张: 31.5

版 次: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5288-8

定 价: 56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

【杏之卷】

小楼尘土暗窗纱，不见楼头解语花，
棋冷文楸香冷篆，床头横着旧琵琶。

目录

【杏之卷】

杏花如梦
作梅花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第十五章 | 不死朱衣为白头 …… 116 |
| 第十六章 | 远臣有历谈天度 …… 123 |
| 第十七章 | 乾坤何处是吾乡 …… 132 |
| 第十八章 | 铁脊铜肝杖不麋 …… 138 |
| 第十九章 | 春日花飞满四邻 …… 147 |
| 第二十章 | 北塞那堪留景略 …… 157 |
| 第二十一章 | 梦入南天建业都 …… 167 |
| 第二十二章 | 三百丰恩未敢援 …… 176 |
| 第二十三章 | 同袍失矣罢玉师 …… 188 |
| 第二十四章 | 将军明晦事何如 …… 198 |
| 第二十五章 | 遙伏黄冠拜义旗 …… 209 |
| 第二十六章 | 春正谁辨有王无 …… 219 |





第一章 /

此润伤心异国逢

穿过一重重浓稠的黑色，远处仿佛有了光，星星点点细碎迷离的，在一片黑暗中晃动着、漂浮着，好像鬼火一般。

褚仁缓缓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仰卧在一辆马车之中，乌黑的车篷罩在头上，周围淡淡地弥漫着药香。褚仁直起身子，抬头望去，只见车外是两个人，一长一幼，一立一跪。立着的长者手持藤条，一下一下，鞭答着跪着的少年。

那长者头戴黄冠，身着朱衣，交领右衽，因侧着身子，面容看不分明。跪着的少年穿一身月白衫子，向前伏着身，低着头，由背及腰至臀，划出一条优美的曲线，那耀目的月白色，在暗夜的衬托下，似乎淡淡地发着清光。

耳畔只能听到藤条挥动的风声，和少年粗重的喘息声，却没有一丝呼痛呻吟。虽是鞭答，但那丝毫不乱的节奏和安静的姿态，看上去倒不像是惩罚，更像是一种仪式。两个人被篝火的光笼罩着，升腾的热气微微扭曲了他们的身形，一切都迷离得像是隔岸的蜃景。

天上一轮满月，却晦暗得没有什么光，周围远山从树的影子黑压压一片。天地像是一张噬人巨口，那些影子便是错落的獠牙，远远的，还漂浮着几处青白色的磷火，显得鬼气森森。

那少年一声低微的呻吟，将褚仁的目光又拉回到了他身

 第一章

上，只见他微微抬起了头，脸白得像月光，一点朱唇，红得像火，额上细密的汗珠微微反射着火光，把一张清俊的脸衬托出几分妖媚的气息。随着少年抬起的头颈，身后那一条乌油油的辫子，蛇一样划过少年的脊背，垂到褚仁视线所及的这一侧来。

褚仁心中更是疑惑，那长者身穿汉装，这少年的大辫，又分明是清朝装束，今夕何夕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他们，又是什么人？

“现在是哪一年？”话一出口，褚仁惊觉自己的声音很是稚嫩，这才想起回看自己，发现自己竟是八九岁孩童模样。褚仁一时有些恍惚，竟呆住了。

那两个人听到褚仁的声音，停了手，齐齐转过头来。

“你醒了？！”那长者的声音带着惊喜。

褚仁这才看清那长者的容貌，三四十岁的年纪，清癯的一张脸，蓄着须，眉眼和那少年有七八分相似。

褚仁点点头，又问道：“现在是哪一年？”

那长者和少年对视了一眼，却都不答话。

褚仁心中有些奇怪，这个问题有什么难回答的吗？看着远处飘忽的磷火，褚仁心中一缩，竟生出些恐惧来。莫非，这里是孤魂野鬼的游荡之地？不同时代的鬼魂尽皆汇集于此？自己，也已经成了一缕孤魂？褚仁左右看了看，又大着胆子问道：“现在是清朝？还是明朝？”声音都有几分颤抖了。

这个问题，又似乎触到了那两人的隐痛。那长者举头望向明月，低低叹息了一声。



那少年抬头看了一眼长者的脸色，轻声说道：“弘光元年……”抬头见褚仁皱着眉头，不解地望着自己，又续道，“也是顺治二年……”说完又偷眼去觑那长者，见长者没有什么表示，便轻轻透了一口气，低下了头。

褚仁长出了一口气，定了定神，那么……自己是穿越到了清初？褚仁默默回想着失去意识之前的情景：那幅傅山的草书，在水汽中氤氲成一片模糊的墨色，将自己深深地吮吸着，包裹着，似乎要将自己融成一缕墨，一笔飞白……突然，褚仁心头灵光一闪，大声叫道：“难道你是傅山？！”

那少年微微张着嘴巴，呆呆地看向长者。那长者一怔，蹙起眉头，盯视着褚仁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褚仁并不理会他的问话，又看向那少年，说道：“那你一定是傅山*了？”

那少年眉毛一挑，一脸的惊讶，随即又几乎不可察觉的，微微翘起了嘴角，点了点头。

“我是傅山*。你是谁？怎会认得我？”傅山又问道。

褚仁脑子飞快地转着，回忆着穿越之前的情景……

高考完了，成绩也下来了，和预期的差不多，既不高，也不低。闲着无事，褚仁便托叔叔帮忙，找了一份暑期工作：在一家小拍卖行打工。褚仁从小就学习书法，喜欢历史和文学，但高中却因为父亲的公司是做机械外贸的，选了理科。这份工作褚仁很喜欢，像是和自己少年时的爱好做最后诀别似的珍惜着。

那天是一个暑期小拍的预展，只有书画和磁杂两个小厅。褚仁一身黑西装，负着手，笔直地站在书画厅的一角。身旁巨大的加湿器突突地冒着细微的水雾。旁边，是这次拍卖的书画当中估价最高的一幅：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傅山的草书。顶天立地的大尺幅，纵横开阔，磅礴不羁的气势，看上去就是那么赏心悦目。虽然没有上款，但估价依然超过了一百万。

看预展的人很少，褚仁无事可做，百无聊赖的盯着那幅字，把那些左环右绕，龙蛇旋舞的一笔一划，在心中描摹了一遍又一遍，回想着昨天恶补的那些关于傅山的资料，不知怎地，竟生出了一丝熟悉而亲切的感觉。

突然，那加湿器嗡嗡响了几声，风口扭转了一个角度，正对着那书法喷了过去。喷出来的也不再是细细的水雾，而是花洒一样的水滴，瞬间，那纸便湿了，墨色氤氲了开来……

不对！好像不是因为水，而是整张画似乎变成了液体，那些黑色的墨线在灰白的竹纸上隐隐流动着，扭曲着，盘成鬼魅一般的漩涡……褚仁大急，想关掉加湿器，但却一时找不到开关，情急之下，只好伸手去拉电线，想要直接拔下插销。

那一瞬间，一股电流涌过，褚仁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被液化了，缩成一团混沌的血肉，被那幅字吮吸了进去，跌入到一片深远的黑暗之中……

傅山见褚仁呆呆地不说话，伸出手来在他眼前晃了晃，随即便搭上了他的脉搏。

褚仁抬头看了傅山一眼，深吸了一口气，问道：“先



生……不知道先生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症候，一个人昏迷了，醒来之后他说自己是另一个人，就好比另一个人的灵魂附在了这个人身上？”褚仁斟酌着字句，用他认为清初人应该可以理解的词汇组织着自己的语言。

傅山的眉头深锁着，点点头，“移魂症？”

“那，先生亲眼见过吗？”

傅山又点点头，扭头看了一眼傅眉，似乎也在说给他听似的，徐徐说道：“崇祯十年，我上京为袁继咸公鸣冤途中，见到过这样一例，是个士子，与人争执被推倒，跌破了头，醒来时却说自己是几十里外的一个老者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褚仁问道。

“后来，从京城回来的途中，我又打听了一下，那老者已经亡故十几年了，几个儿子已经分了家，族中没有人愿意承认他，他只得以士子的身份继续活着。如今……几番战乱，故国飘零，也不知道现今怎样了……”

“不过他倒是平白多了几十年的寿数，有了个健康年轻的皮囊，也算占尽了便宜。”傅眉插言道，他依然跪着，浅笑着看向傅山。

“起来吧。”傅山头也不回地说道。

“是，谢爹爹教训。”傅眉赧然一笑，慢慢站起身来，那一身月白的长衫，竟然一尘不染，连一丝褶皱都没有。傅眉这样一站，真如玉树临风一般，周围仿佛一下子亮了起来，他脸上的笑容似乎散着清辉，衬得那暗淡的月光显得更暗淡了。

“看来，还是外表相貌更重要一些……”褚仁低低地感慨

道，不知道是感慨那只能以士子外表活着的老者，还是感慨傅眉那清丽逼人的相貌……回思自己，只怕也要蜗居在这副皮囊当中，慢慢咀嚼这偷来的几十年岁月了。

“你……也是如此吗？”傅山看着褚仁，略带惊诧地问道。毕竟褚仁这一口标准的京腔很是特别，说话的遣词用句，怎么看也不像八九岁的孩童。

褚仁点点头，说道：“那老者是从十几年前附在那士子身上的，如果我说我是从几百年后穿越过来的，您相信吗？”

傅山低头思索了片刻，点了点头，“这也未必没有可能……”沉吟片刻，又问，“既如此说，你定然是知道满清的寿数了？”语气中突然有了些急切。

褚仁点头答道：“知道，清朝总共十二帝，三百年。”

傅山听后果一怔，踉跄地退了半步：“怎么会？！虽然扬州已失，但目下江南还有大明半壁江山……”

褚仁摇了摇头：“我知道的历史就是这样……”

褚仁脑中，突然涌现出教科书上的一句话——“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”。不记得是历史课还是政治课的内容了，也不记得是会考还是高考时温习过，就这样凭空冒了出来，足以击退傅山脸上的悲怆。

“你莫骗我，你说说这十二帝的年号。”傅山抓住褚仁的手腕，像是溺水的人，紧紧抓住身旁的一棵稻草。

褚仁叹了一口气，心中酸楚。生命中从来没有一刻，像此刻这样深切的觉得，自己生逢盛世，远离战乱，是如此的幸福……突然喉头似乎被什么哽住了，艰难地咽了一下口水，舍



了顺治之前的天命天聪，徐徐说道：“顺治，康熙，雍正，乾隆，嘉庆，道光，咸丰，同治，光绪，宣统。”

还没等褚仁将这大清三百年数尽，傅山便已经听不下去了，只见他手持藤条，击打着车辕，放声吟道：“有宋遗臣郑思肖*，痛哭胡元移九庙。独立难将汉鼎扶，孤忠欲向湘纍吊。著书一卷称心史，万古此心心此理。千寻幽井置铁函，百拜丹心今未死。胡虏从来无百年，得逢圣祖再开天。黄河已清人不待，沉沉水府留光彩。忽见奇书出世间，有惊胡骑满江山。天知世道将反复，故出此书示臣鹄。三十余年再见之，同心同调复同时。陆公已向崖山死，信国捐躯赴燕市。昔日吟诗吊古人，幽篁落木愁山鬼。呜呼！蒲黄之辈何其多，所南见此当如何！”吟罢，两行清泪潏潏而下。

傅山忙上前两步，扶住了父亲的手臂。

过了许久，傅山才平复了心情，嘶声问道：“你……是从何朝何代而来？”

“大约……四百年后吧，清亡了之后有民国，民国之后，就是我在的时代，那个……国号很长，我们一般简称它为祖国……”褚仁只觉得汗都下来了，不知这么说，傅山这四百年前的古人，是否能听明白。

傅山沉吟道：“是汉人当政吗？”

褚仁一呆，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现代的政体，只得点点头：“……算是吧，但是……内阁中也可能有满人、回人、苗人等其他少数民族。”不管怎样，傅山似乎是已经相信了自己的身

份，倒不用遮掩着，隐瞒着去扮演另外一个人，褚仁不禁松了一口气。

说谎，对于褚仁来说，是一件很难的事，褚仁一直不习惯去欺骗别人，不想说实话的时候，便不说，所以更显得孤僻。

傅山也似松了一口气，竟双手加额，振衣对着暗夜明月拜了一拜，喃喃说道：“上天垂怜，我汉家江山终于得以光复！”默祷了片刻，傅山又问道：“你是怎么认出我的？”

褚仁便把自己的身份来历，和穿越之前的情形复述了一遍。

傅山听后点了点头：“看来你我竟是有缘。”语气也恢复了最初的平静淡然。

褚仁也是放松地一笑，又问道：“那我这身体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傅山扫了褚仁一眼，冷哼了一声，嗤道：“只怕是个鞑子！”

注：

★傅山：字青主。明末清初一代大师，哲学、医学、儒学、佛学、诗歌、书法、绘画、金石、武术、考据无所不通。被后人评价为：“字不如诗，诗不如画，画不如医，医不如人”。他是全真教龙门派“真”字辈传人，被很多武侠小说描述为武林高手。

傅眉：傅山之子，工诗，擅书画、篆刻。

★有宋遗臣郑思肖……：出自顾炎武《井中心史歌》。

★本文各章节的回目均取自傅山诗作。



第二章 /

孤魂不招也朝宗

“只怕是个鞑子!”

傅山语气中的冰冷与不屑,让褚仁打了个寒噤。褚仁低头去看自己,身上是件类似马褂的上衣,锦缎的面料,似乎还嵌了金线,在夜色下闪着点点粼光,说不出的华美富丽。褚仁用指尖划过上面那些大朵的五瓣花卉,触手是花朵边缘凸凹有致的质感。褚仁一时竟无法分辨,这些花纹是织出来的,还是绣出来的……

“那是海棠古钱纹织金缎,大明的织造,却做了鞑子的衣冠,我们是国破家亡,流离失所,他们却讨得了满堂富贵的好口彩!”傅山愤愤不平的声音又冷冷响起。

“看样子,是个旗人贵族小孩呢……”褚仁正想着,突然便起风了,褚仁只觉得脑后凉飕飕的,伸手摸了摸后脑,却只摸到枕骨处有一小撮头发,编做一个小辫子,比手指还细,和傅眉的粗大发辫截然不同,莫非……这就是传说中的金钱鼠尾?褚仁望向远处那些漂浮的磷火,只觉得浑身一冷,缩了缩肩膀。

傅山转头顺着褚仁的视线望向那些磷火,叹道:“自甲申国难以来,连年兵祸,血溅天街,饥鸟啄肠,孤魂遍野,这山野间的磷火也渐次多了起来……”说罢转头吩咐傅眉,“今天

是七月十五中元节，眉儿，给这些不得安眠的孤魂野鬼，烧些纸钱吧……”

一时三个人都无话，唯有篝火“哗哗啾啾”地燃着。

风声呼啸，吹过旷野，宛如鬼哭。长草纷纷折腰低头，唯有傅山长身伫立，他脑后的逍遥巾，被风吹得飘飘荡荡，啪啪作响。

傅眉跪坐在篝火畔，纤白的手指持着姜黄的纸钱，一页一页，送入篝火之中，不徐不疾，庄静而虔诚。傅山默默对月，吟诵着什么。

褚仁有些困惑，又有些无聊，只是盯着傅眉看。

傅眉被看得有些羞赧，轻声说道：“你乘坐的马车翻到了山崖下面，随行的一个车夫，一个嬷嬷都身亡了，只你还有一口气，被爹爹救起。你跌伤了脑子，这几天一直昏迷着，身上也没有什么能辨认身份的物件，原想等你醒了便知道了，却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境况……”

“又是……车祸吗？为什么这车祸像个诅咒，一直悬在自己头上？”褚仁想着，心中蓦然涌满了凄凉无助，就这样流落到了陌生的朝代，还是战乱尚未停歇的年景，举目无亲，这位救了自己性命的一代大儒对自己又是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。难道不是因为那幅字的因缘吸引自己跨越时空而来的吗？没料想自己竟然穿成了一个旗人……褚仁并没有想哭的意思，却发现自己已经落下泪来，似乎这稚幼的身体和自己十八岁的灵魂并不十分契合。

傅眉走了过来，蹲下身子，轻轻拭去了褚仁脸上的泪，柔



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不舒服？”

傅山也走了过来，拉过褚仁的手，把左右手的脉搏都探了一遍，问道：“觉得哪里不适吗？”

褚仁摇了摇头，“没有，只是略微有点头疼。”

“想必是脑中有淤血，还需要服药静养一段时间。”傅山点头道。

“救命之恩，没齿难忘……”褚仁也不知道自己怎会吐出这八个字来，倒像是武侠剧的台词。恍惚中，自己好像是站在舞台上，搬演一出冗长而沉闷的清装话剧，没有剧本，不知道后面的情节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……但是，不演完的话，总归是不能下台的，就算再不愿，也要在这个台上撑着。那些台词，都不是自己想说的，但自己真心想说什么，却又一片迷蒙，说不清楚。

“你叫褚仁？十八岁？”傅山问道。

褚仁点点头。

“汉人？”傅山又问。

褚仁蓦地又是一身的汗，外祖父是满族人，自己身上有四分之一的满族血统，但户口本上，写的却是汉族。褚仁脑中又涌现出母亲还在世的时候，每天坐在沙发上，拿着遥控器，看着各种清宫剧，笑嘻嘻地自称“太后”的情景，鼻子又是一酸，险些又要落泪。这身体，为什么这么爱哭？褚仁记得，即便是父母因车祸去世的时候，自己都没有流一滴泪。泪，是流给别人看的，若没有人在乎你的泪，那便没有必要流。

见褚仁僵硬地点了点头，傅山神色霁和地说道：“你若不